

学生写作经典范文

名家笔下的世事

主 编：刘堂江

副主编：熊绍铮 张九韶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庆和 刘春亮 朱晓蓉

张定东 涂怀琨 常 青

黄金华 黄海春 黄海玲

黄有生 彭 军 程昭寰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宋 城
装帧设计 木 土
责任技编 卢志贵

学生写作经典范文
名家笔下的世事
刘堂江 主编

海天出版社出版

(中国·深圳)

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5 印张 100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001—25000 套

ISBN 7 - 80615 - 362 - 4

G·99 全套 10 册总定价: 58.00 元

每册定价: 5.80 元

常誦名家警
辟句，始知得
失不由天。

甲戌年冬 柳斌



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为本书题词

编者心语

1

我曾当过小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师,后来又当了近20年的教育期刊的编辑、记者,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字工作。我没有多少嗜好,对烟、酒望而生畏,对麻将、扑克兴味索然,唯一的乐趣就是读点文章,写点文章。我最喜欢与朋友探讨为文为人之道,不管你是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,也不管你对文字工作有没有兴趣,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,我总要千方百计将话题引到写作上来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、品味写作的艰辛与甘美,我恨不得天下的人都是知音,都加入到写作的队伍中来。因此,我对青少年朋友学习写作的问题时刻惦在心上。

2

1978年早春,我到北京景山学校采写《手执金钥匙的人们》,站在教室门外,聆听学生们齐声朗读散文大师的作品,朱自清的《春》,郭沫若的《秋》,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,冰心的《小桔灯》……我完全陶醉了,我觉得我的整个心灵都融化在那抑扬

顿挫的美妙的童声里了。因为那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不久，冰河才开始解冻，而在此之前的10年间，大师们的作品是被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禁读的。景山学校及时地恢复“文革”前开始的“集中识字，提前读写”的教改实验，大胆地选择名家名作供学生阅读、揣摩，这无疑是一项非同凡响的举措。我钦佩景山人的远见卓识，我羡慕景山学生有如此好的学习机会。我想，我的少年时代如果也能有条件阅读到这么多名家大师们的作品，那我的文字功底一定会比现在强得多。

3

写作贵在创新，但创新须从模仿开始。即使是天才，他出生落地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。任何作家都必须借鉴、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，学习前人和当代人的创作经验。一个没有阅读过任何作品的人，大概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。学习写作也和学习走路一样，先得要模仿，一下一下地抬脚，然后才能逐渐迈开步子，走出个性，走出风格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模仿就没有创造。作文有没有秘诀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一点体验，我以为，作文是有秘诀的，秘诀就是一句话：“写什么就读什么”。比如，你要想写散文，你就找若干篇名家的散文名作，仔细咀嚼，仔细品味。看人家怎样观察生活，看人家怎样选择题材，看人家怎样提炼主题，看人家怎样谋篇布局，看人家怎样行文表述，看人家怎样开头结尾……渐渐地，你就知道散文怎么写了。

同样,写小说、写通讯、写论文也都是这个道理。由此可见,范文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

4

近年来,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学生作文精选本,发行行情长盛不衰。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优秀习作,无疑有一定的作用,但长此以往,则令人堪忧。

古人云:“取法其上,得乎其中;取法其中,得乎其下。”供学生模仿借鉴的写作范文,应该是上乘精品。如果老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作文,或是模仿水平低下的文章,那青少年的鉴赏、写作水平就会越来越低,这岂不是贻误后代?!

为此,我和熊绍铎同志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大学教授、中小学优秀语文教师、编辑和教育工作者,选编了这一套《学生写作经典范文》。

在编选过程中,我们到中小学做了调查研究,根据学生作文的内容范围,有的放矢地制订编辑方案。现在这10个分册,基本上涵盖了中小学生对记叙文写作的各个方面。力求一部“经典”在手,不管老师出哪方面的题目,都有名家范文可供借鉴。

这套书不仅适合中小学生对阅读,也可供教师、家长辅导学生、子女写作时参考。对于大学生和社会上爱好写作的青年,甚至文字工作者,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书中收入的主要是我国现代作家的名篇作品,后面不加

“评点”、“导读”之类的文字,作家的排列顺序也是随意性的,目的是引导读者阅读原作,领会原义。

5

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欣然命笔为本书题词:“常诵名家警辟句,始知得失不由天。”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青少年学习写作问题的重视和关怀。海天出版社毅然决然将这套书列为 1995 年的重点选题计划,体现了出版部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对此,我们作为编者深受感动。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做过工作的一切朋友,包括日夜兼程赶排赶印的同志们,更感谢文学大师们为子孙后代创造了如此精美的精神食粮。

刘堂江

1995 年元月 15 日

北京西单欲仙居

目 录

最后的一天.....	许广平(1)
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.....	宋之的(7)
出发之前	沈起予(15)
站铁笼的第一天	赖少其(24)
海上的遭遇	周而复等(29)
耍 猴	郭 风(44)
雁宿崖战斗小景	魏 巍(48)
沦陷前后	白 朗(56)
朔风吹荡中的呐喊	李 凌(65)
十月十九日长沙	王西彦(70)
“火焰山”上种树	吴伯箫(77)
逃难短曲	方 敬(82)
在西湖	柯 灵(89)
山行杂记	师 陀(94)
上警报课的一天.....	杨 刚(109)
意外的事情.....	骆宾基(115)
记一二·九	端木蕻良(121)
陕北之行.....	范长江(128)
归来之前.....	舒 群(140)
丁香花下.....	黄秋耘(146)

最后一天

许广平

今年的一整个夏天，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。许多爱护他的人，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。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他说出一个梦：“他走出去，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，打算给他攻击，他想：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？不要紧！我身边还有匕首呢，投出去，掷在敌人身上。”

梦后不久，病更减轻了。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。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，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，——用笔端冲倒一切，——还可以看看电影，生活生活。我们战胜“死神”。在讴歌，在欢愉。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，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。

他仍然可以工作，和病前一样。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，向一切恶势力。

直至17日的上午，他还续写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（以前有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一文，似尚未发表。）一文的中段。（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，他原稿压在桌子上，预备稍缓再执笔。）午后，他愿意出去散步，我因有些事在楼下，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。那时外面正有些风，但他已决心

外出，衣服穿好之后，是很难劝止的。不过我姑且留难他，我说：“衣裳穿够了吗？”他探手摩摩，里面穿了绒线背心，说：“够了。”我又说：“车钱带了没有？”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。

回来天已不早了，随便谈谈，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。精神甚好，谈至 11 时，建人先生才走。

到 12 时，我急急整理卧具。催促他，警告他，时候不早了。他靠在躺椅上，说：“我再抽一支烟，你先睡吧。”

等他到床上来，看看钟，已经一时了。2 时他曾起来小解，人还好好的。再睡下，3 时半，见他坐起来，我也坐起来。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，似气喘初发的样子。后来继以咳呛，咳嗽困难，兼之气喘更加厉害。他告诉我：“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，做恶梦。”那时正在深夜，请医生是不方便的，而且这回气喘是第 3 次了，也不觉得比前 2 次厉害。为了减轻痛苦起见，我把自己购置在家的“忽苏尔”气喘药拿出来看：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，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。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，所以 3 点 40 分，我给他服药一包。至 5 点 40 分，服第 3 次药，但病态并不见减轻。

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，他就不能安寝，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。终夜屈曲着身子，双手抱腿而坐。那种苦状，我看了难过极了。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，但在肉体上，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。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，咚咚的声响，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。那时天正在放亮，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。跳得太快了，他是晓得的。

他叫我早上 7 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。我等到 6 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，6 点半左右就预备去。他坐到写字桌前，要了纸笔，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。我见他气喘太苦了，

我要求不要写了，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，他不答应。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。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，他也支撑起来，仍旧执笔，但是写不成字，勉强写起来，每个字改正又改正。写至中途，我又要求不要写了，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。他听了很不高兴，放下笔，叹一口气，又拿起笔来续写，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。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，现在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。

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，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，先生已走出来了，匆匆的托了他打电话，我就急急地回家了。

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，亲手给他药吃，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。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，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。

须藤医生来了，给他注射。那时双足冰冷，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，再包裹起来。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。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，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。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。

后来换到躺椅上坐。8点多钟日报(18日)到了。他问我：“报上有什么事体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只有《译文》的广告。”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，我又说：“你的翻译《死魂灵》登出来了，在头一篇上。《作家》和《中流》的广告还没有。”

我为什么提起《作家》和《中流》呢？这也是他的脾气。在往常，晚间撕日历时，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——但敌人骂他的文章，他倒不急于要看，——他就爱提起：“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。”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，熬至第二天早晨，等待报纸到手，就急急地披览。如果报纸到的迟些，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，那么，他就失望。虚拟出种种变故，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

放心。

当我告诉他《译文》广告出来了，《死魂灵》也登出了，别的也连带知道，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。然而不！他说：“报纸给我，眼镜拿来。”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，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《译文》广告，看了好久才放下。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，虽然在这样的苦恼状况底下，他还记挂着别人。这，我没有了解他，我不配崇拜他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。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！让他埋葬在大家的心之深处罢。

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，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，还是在那里喘息。医生又给他注射，但病状并不减轻，后来躺到床上了。

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，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，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。

6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，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，氧气。

6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，他说：“不要吃。”过了些时，他又问：“是不是牛奶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来了。”他说：“给我吃一些。”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。其实是吃不下去，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，所以才勉强吃的。到此刻为止，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。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。

晚饭后，内山先生通知我：（内山先生为他的病从早上忙至夜里，一天没有停止。）希望建人先生来。我说：“日里我问过他，要不要见见建人先生，他说不要。所以没有来。”内山先生说：“还是请他来好。”后来建人先生来了。

喘息一直使他苦恼，连说话也不方便。看护和我在旁照料，给他揩汗。腿以上不时的出汗，腿以下是冰冷的。用两个

热水袋温他。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，另外吸入氧气。

12点那一次注射后，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，我叫她困一下，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。这时由我看护他，给他揩汗。不过汗有些粘冷，不像平常。揩他手，他就紧握我的手，而且好几次如此。陪在旁边，他就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你也可以睡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瞌睡。”为了使他满意，我就对面的斜靠在床脚上。好几次，他抬起头来看我，我也照样看他。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。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。也许是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？他没有说。我是没有想到问。后来连揩手汗时，他紧握我的手，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。我怕刺激他难过，我装作不知道。轻轻的放松他的手，给他盖好棉被。后来回想：我不知道，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，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。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。如今是迟了！死神奏凯歌了。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。

从12时至4时，中间饮过3次茶，起来解一次小手。人似乎有些烦躁，有好多次推开棉被，我们怕他受冷，连忙盖好。他一刻又推开，看护没法子，大约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，不可乱动，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。

5时，喘息看来似乎轻减，然而看护妇不等到6时就又给他注射，心想情形必不大好。同时她叫我托人请医生，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，（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，这回是全体动员，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的。）我匆匆嘱托他，建人先生也到楼上，看见他已头稍朝内，呼吸轻微了，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。

他们要我呼唤他，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。天是那么黑暗，黎明之前的乌黑呀，把他卷走了。黑暗是那么的力

量,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。医生说:过了这一夜,再过了明天,没有危险了。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,那光明的白昼呀。而黑夜,那可诅咒的黑夜,我现在天天睁着眼睛瞪它,我将诅咒它直至我的末日来临。

11月5日,记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
(原载1936年11月15日《作家》第2卷第2号)

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

宋之的

一

春被关在城外了。

只有时候，从野外吹来的风，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，很细微，很新鲜，很温暖，并且很有生气。在这种感觉里，你可以想到，河许已解冻了，草已经发芽了，桃花也在吐蕊了吧！

但我却出不了城。

一整天，我所看见的，是灰色的墙，灰色的土，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头守望的兵。

我气闷而且窒息。连行动也被强度的限制着了。出城，要通行证；到街上去，要好人证。并且7点钟已经开始戒严了。为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对你采取攻击式，端起枪来，并且对准你的脑袋，我只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。

而我的屋子，又恰巧临着街。一整夜，我全听见扳枪机和喊“口令”的声音，这在深夜里，特别加重了恐怖的氛围。

二

同事间已经有人配着“好人证”来上课了。

他们，多半用别针把那证别在前胸上，很像一块招牌。因之，休息的时候，大家就开着玩笑：

“禁止招贴！”老吴指着老孙的前胸说。

“零整批发！”老孙回答一句。

“大减价 30 天！”

“此处禁止小便！”

大家全哄笑起来。

好人证分五类，像花生鸭梨瓜子那样的把人也鉴别了货色。譬如我，因为没铺保，虽说有职业，有乡友保，也只得一个三等货，椭圆形的，勉强允许居留。

至于我的厨子，却是道地的一等货，把正方形的牌子悬在胸前，对我也骄傲起来了。

我和我的厨子，竟差了两等。比起他来，我是次一等又次一等的好人——我气闷……

他在厨房里又唱起来了。

“桃花江是美人窝，美人窝里没有我！”

像说话似的，——这一等好人！

我听见他唱这歌，已经不止一次了。但这次，却异样的刺耳。在那声音里，我辨别出一种对我示威的意味。我应该更正他这坏习惯，一定要。

三

“新闻剪集。”

（“本报特讯”：昨日下午，有一小贩，行经南门大街，形色

张皇，经巡行之警士检查，于帽沿内得铜元一小枚，察系匪探标记，乃送军法会审处严惩云。）

这几天，检查行人似乎特别严了。那检查方法不免使我们时刻耽着心。帽子里夹着纸，或是口袋里放着一个铜元的全是匪的标记。这结果，是使人无论什么也要留点神。

太原的事，是素有“不彻底”的称谓的。譬如禁烟吧，不准吸鸦片，却准卖药饼。禁与不禁，只在一个名称。鸦片一名之曰药饼，就可以公开发售，被视为良丹妙药了。

但这次的禁书，却似乎是非常彻底的。在公安局公布的禁书目录中，不仅仅是张××章××那些三角形的五等货遭了殃^①，就连李阿毛博士也凑了数。凡白纸上写黑字的，大概是全有些危险的嫌疑吧！

我的厨子在他那好人证上，又有了新的花样了。

把四方形的好人证镶了边，且蒙了一层绿色玻璃纸悬在胸前，就更显得与众不同。因之，在把饭端给我的时候，就特别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，那意思，我很知道的。

四

“新闻剪集。”

（“本报特讯”：我军第×十×团，约1500人，于19日夜，在灵石山侧驻扎。深夜中突闻集合号声，呜咽响起，军士不

^① 好人证：无职业，无铺保，三角形牌，五等好人，随时可被目为危险分子。